

我遇见你

met you

曹艳阳

著

缘分如风，遇见了，请不要错过；
遇见了，请深深地相爱；
遇见了，请好好地珍惜！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生旅途，相遇、相爱、离别。
爱的、不爱的、或许一直都在告别的路上。

|

met

you

我遇見你

曹艳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遇见你 / 曹艳阳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2015.11
ISBN 978-7-5034-6957-2

I . 我 … II . ①曹 …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0191 号

责任编辑：金 硕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6.875
字 数：152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村长的爱情.....	1
第二章 桃花朵朵开.....	14
第三章 爱你没商量.....	31
第四章 老板逃跑了.....	48
第五章 魔鬼的诱惑.....	68
第六章 变性的爱情.....	87
第七章 清脆的枪声.....	106
第八章 孩子没有了.....	126
第九章 菊花恋爱了.....	139
第十章 布鞋的爱情.....	148
第十一章 第一次婚姻.....	153
第十二章 爱着并痛着.....	163
第十三章 顺子结婚了.....	171
第十四章 第二次婚姻.....	174
第十五章 温柔的夜晚.....	181
第十六章 菊花回家了.....	185
第十七章 与香水相恋.....	187

2 我遇见你

第十八章 远逝的往事.....	192
第十九章 青灯长相守.....	198
第二十章 盲人的餐馆.....	201
第二十一章 佛界的孩子	208

第一章 村长的爱情

黑灯村，一座古老宁静的小山村。古村落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波澜不惊，静如处子。

古村落百年的宁静，却让一个叫菊花的女人和一个叫顺子的男人荡起了涟漪，久久不散。

菊花可是黑灯村里拔尖的美人，美得让人惊心动魄、魂不守舍。村里白发飘飘的爷们见了她，胡须都要颤几颤。菊花长到 18 岁时，娘就对她说，闺女呀闺女呀，自古红颜多薄命，你呀可要在古村这条路上走得稳稳当当，切不可像娘一样，被你那个负心的父亲抛弃，落下个清汤寡水的日子。菊花顿时便开了泪闸，奔流不息。自从菊花睁开眼睛，便没有看到过父亲。菊花淌着两条细细小溪，像两束挂面，白云蒸腾，对娘说，顺子对我好，我没看错人。

和顺子相爱仿佛是多年遥远的往事了，顺子走的那天晚上，月光银湛湛的，晚风摇曳着婆娑如梦的梧桐，夜气清瑟冰冷，蓝阴阴的。

菊花轻轻柔柔地抚弄着手腕上翠绿透明的镯子，像抚摸恋人的长发，鼻腔里垂吊着涕泪的酸楚，惆怅迷惘。顺子，我等你回来娶我，让今夜的月光做证。菊花细长的睫毛扑朔扑朔像只小飞虫，月色将菊花的脸绣出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球，陈旧而迷糊。她眼睛里的清水一扭一扭地流淌出来，每一寸都是鲜亮

苦涩的，冒着白雾般的热气，将菊花的思绪飘得老远老远……

菊花与顺子是一起穿着开裆裤长大的，两小无猜。小时候，他们总在一起过家家，顺子扮演丈夫，菊花扮演妻子，菊花成天屁颠屁颠地跟在他的身后。上学路上挂着个小小的花皮书包晃呀晃呀，老长不大的样子。顺子总会在放学的路上叮叮当当地在菊花身边驶过，远远地从前面停下来，左顾右盼，确信四周没人，便朝着她努努嘴，上车吧！快迟到了。菊花羞羞答答地坐上去，不敢吭声。

一路上顺子不停地按着车铃，发出一串串悠扬动听的音符来，似乎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顺子的身后坐着菊花。顺子偶尔会恶作剧地将自行车使劲地晃一晃，把菊花惊得一咋一呼的，坏坏地笑道：小媳妇，吓着了吧，要不要我给你压压惊？习惯了顺子的自行车的铃声，每当听到街面丁零丁零的铃声，菊花总会不由自主地回过头，闪烁着焦灼热烈的目光，寻找人群中的顺子，竟是小鹿撞入怀的慌乱。

“小媳妇”的头衔，还是一块冰糖给哄出来的。童年时，家里穷，菊花偏又特别馋。小时候，因她从没有吃过奶粉，在母亲面前，声嘶力竭地哭，地上打滚，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

那个昏昏入睡的中午，顺子拿着一块冰糖在菊花眼前晃来晃去，故意将嘴巴弄得咂巴咂巴地响。想不想吃，好甜的冰糖呀！菊花？菊花馋得直流口水，当然想吃！她响亮地回答。那你做我的小媳妇，好吗！我才不干呢，你又矮又丑，又没钱，菊花学着大人的口吻老气横秋地回答。顺子似乎愣了愣，不做我的媳妇，就没有糖吃，那我给别人吃了。喂，肥肥，你肯不肯做我的媳妇，我给你吃，他朝着另一个女孩子走去。菊花一看就急了，终于抵不住糖甜滋滋的诱惑，哭得直

打噎：“我愿意做你的小媳妇，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顺子一听乐开了花，转过身，连忙把冰糖塞在菊花嘴里，但还是没有放开手，叫我一声：老公，顺子嬉皮笑脸，猫儿闻了腥似的。菊花咬着半块糖，上下不得，便脆生生地叫了声：老公。孩子们轰的一声全笑开了，拍掌跺脚的，哦哦哦，哦哦哦，菊花做了顺子的小媳妇，菊花做了顺子的小媳妇，哦哦哦，……直把她羞成了大花脸。叫、叫、叫，你们谁敢笑她，看我不揍扁你，顺子伸出拳头，青筋鼓鼓的，恶狠狠地示威道，孩子们一轰而散。

等到孩子们都走光了，顺子嬉皮笑脸道：菊花小媳妇，什么时候嫁给我？菊花一本正经地说，等我长大到 22 岁，我就嫁给你，但我要穿红裙子、戴红盖头，还要用八台大轿抬，要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行，行，到时候，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但，你现在要给我亲一下，就一下，小媳妇。顺子边说边将臭烘烘的嘴凑过来。我不……我不……菊花假装哭丧着脸。不行，做了我的小媳妇一定要亲的，不亲就不是我媳妇，顺子也犟了起来。亲左脸还是亲右脸，还是亲嘴巴，顺子一副死猪不怕烫的样子，菊花迟迟不回答。顺子不由分说在菊花的左脸上，叭叭叭，清脆利落。菊花的脸火烫火烫，像被黄蜂尾后针蛰了似的。远处围观的孩子们一个个笑得在地上打滚，她羞得直想尿裤子。

从那以后，顺子俨然成了菊花的模范丈夫，处处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的新娘。时而从口袋里摸出一两块水果糖来，在菊花面前晃一晃；时而一瘸一拐地向她走过来，不用猜菊花便知道他一定又是带小玩意给她玩了，可能是捡来的或者是从孩子群中抢来的东西，怕被人发现，反正也不知它的来由。每当顺子手捧着宝物郑重其事地交给

菊花时。菊花便是满心欢喜，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大眼睛衬映得亮闪闪。少不了，要示范性地啃他几口，以示奖赏。

菊花渐渐地长大了，少女的情思也变得羞羞答答。看着书，心神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顺子的影子在面前晃来晃去的，恍恍惚惚的。晚上，菊花悄悄地缝一个小沙包，第二天下课后再悄悄地塞给他。生日时，把妈妈煮的红鸡蛋塞给他。菊花觉得自己似乎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妻子。每当鬼鬼祟祟地做完这些事，菊花在心里刮着自己的小鼻子道：羞羞羞，咋变得这么恬不知耻？

顺子的家门口，有一口古井，叫黑灯井，它因黑灯村得名，曾被老人赋予了神秘的色彩，说它是巨龙的化身，是大水龙王冲成的庙，谁家死了人，总会去那儿朝拜。井旁流淌着一条清澈如玉的小河，它隐藏着菊花心底一个秘密，不曾言说。

每天放学后，倘若俩人不是一道回来，菊花便会在井边等顺子回来，卷起裤边，在小河里寻找圆润光滑的鹅卵石，挑出来，再用石头整整齐齐摆成五个字——顺子我爱你。往往字尚未摆完，顺子就回来了。菊花慌慌张张用脚将石头踢得远远的，顺子诧异地看着她，河水哗啦哗啦地淌过凌乱的石头。菊花佯装着要回去，脸涨得通红，小辫子一甩一甩的。

小媳妇，再玩会儿，我带你去捉小鱼儿，喂猫猫。顺子放下自行车朝菊花走过来。“不许过来，你要是过来我就不跟你玩啦！”菊花假装哭起来，呜呜咽咽的，边哭边扭着屁股。别哭别哭，再哭我叫我家马儿狗咬你屁股。菊花和顺子就在这一惊一呼中度过了他们的中学时代。菊花沐浴在爱情的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在她的发

梢中颤抖……

月光中闪烁着银鳞，菊花仿佛做了一场梦。顺子看着发愣的菊花，说，菊花，你在瞎想什么呢？像个木头人似的。把菊花带回到了现实。

顺子搂着轻飘飘的菊花，身子似乎要从衣服里蹦跳出来，有着不着边际的虚空，菊花，我去了南方，挣够了钱，咱们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八抬大轿把你抬进我的家门，我要让你做世界上最美丽最贤惠最宝贝最幸福的妻子。

菊花的鼻子酸溜溜的，喉咙处像梗着一枚青涩的杨梅果，涎出新鲜干净的泪来，温柔悲怆。突然，菊花开心地笑了，月色中的笑容温暖纯真，像块水晶钻石，明晃晃地镶嵌到顺子湿漉漉的生命里，寂静如水的月光反衬着菊花如花似玉的脸。隔着多年相爱的路往回看，此时离别的月亮比以往的月亮大、圆、白，它是欢愉的，也是凄凉的。

千叮咛，万嘱咐，顺子去了南方，菊花的母亲却病倒了，这一病便再也不能起床了。夜深人静时分，菊花嗅着柚子般寒香的药汤，听窗外沙沙坠地的树叶声，便觉得骨骼一节一节豁然空洞起来，风声呼啸而过，像空旷荒凉的隧道里驶过一列火车，寒飕飕地冷。

没爹的孩子更得宠。有一次，娘同菊花进城去看望一位远房亲戚，亲戚拿出香蕉招待她们。菊花从小很少吃到香蕉，她狼吞虎咽着。母亲慈爱地看着她，拿起一根香蕉，咬了一口，便若无其事地到里屋找开水喝。晚上回到村里，母亲从内衣口袋里拿出那根只咬了一口的香蕉给菊花。吃吧，好孩子，娘委屈了你，都是你那造孽的爹。那一刻，菊花抱着娘哭得晕天黑地。

菊花记得有一次村里破天荒地放电影，大家都蜂拥上前，将小小

的屋子挤个水泄不通。娘，我要骑“罗汉”，母亲蹲下来，菊花骑上去。母亲瘦弱矮小的身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东倒西歪。菊花高高地坐在她的脖颈上，好不容易才挤到中间，便再也挤不动了。看了一会儿电影，便意上来了。娘，我要尿尿，娘——娘——娘，菊花用小手揪着母亲头发，在她的脖颈上像条蚂蟥一样地扭来扭去，近似哀求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母亲也着急了，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想杀出一条血路来，无奈人太多，挤了大半天，还在原地，倒挤出满头大汗来。菊花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哭起来。母亲忙哄她，别哭，别哭，你要尿就尿在娘的脖子上吧！尿哗啦哗啦地流了出来，一股尿骚味顿时充溢四周。幸好，大家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电影，也没有谁留意她。

看完电影回到家，菊花怪不好意思地叫母亲赶快脱下衣服来洗一洗，母亲亲了亲她，笑着说：不要紧的，菊花的水香香的。母亲还故意把“尿”讲成“水”，菊花的眼睛湿润了，淋湿了五月的河。事后，菊花问母亲：娘，电影好看吧？你看那个日本鬼子被八路军叔叔打得落花流水，噼里啪啦，真过瘾。母亲一边点头：对对，是很过瘾。如今回想起来，菊花觉得自己那时候真傻，母亲被挤在里面，只能看到一片黑压压的脑袋，她哪里看到了什么电影？

母女俩在乡里乡亲的帮助下，一路上磕磕碰碰搀扶过来。

两个月后，菊花的母亲安然地离去，母亲离去的那一天，天色阴森森地罩了下来，撒下天罗地网，将黑暗收拢。树林中的猫头鹰也不甘示弱地叫了起来。整个山庄都在低声哭泣。菊花看到北风吹起，菊花带雨，一大片一大片在凄凄地凋零，它们瑟缩地做着冬天的残梦……菊花的心口涌上痛失恋人般的痛楚，尽是揪心、伤神。眼前出现一片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荒烟蔓草，孤零零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徘徊，顺子也不知去向。

菊花还来不及给母亲订一口棺材，母亲便匆忙地离去了，临走前，她淡淡忧郁地笑着，那目光亲切、遥远，却又陌生。菊花黯然伤神地打开朱红色的木箱，箱底上静静地躺着几张极少的零钱，在无声地哑笑着。菊花的脸上挂起冰冷的泪帘，结着薄薄的冰层。

菊花声泪俱下地奔走在亲戚家，乞求着他们能给母亲一口下葬的棺材。大伯还没等她开口便道，菊花呀，菊花，我的三个孩子现在还共穿一条不能遮风不能挡雨的裤子，欠了学校一大笔学费，你还是请回吧。大娘冷不丁地把一盆冷水泼在她的脚下，水淋淋漓漓地溅了菊花一身，瑟瑟地冷。大娘讪讪地笑道，菊花，你莫怪咱们穷亲戚，要怪就怪你那走早的爹吧，留下一屁股债让你们背……亲人的话像一蓬荆棘，不停地扎在菊花脆弱的心田上，将她的心扎得血淋淋的，结成冰块，在她心底咔嚓咔嚓地作响。

黄昏昏黄，菊花疲乏地蹲坐在门槛上，发着呆，母亲已经走了两天了，棺材却丝毫没有着落，顺子也没有下落。这时，王秋波村长走了过来，笑了笑道，菊花，莫愁莫愁，明天我就叫一帮人带棺材过来，把你母亲安葬。菊花睁着大花脸，怔怔地望着年仅30多岁的村长，尽是惶恐不安，疑惑不解。王村长笑着说，那口棺材是村里乡亲们出钱买的，不是我私人买的，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又是一村之长，这个忙一定要帮。菊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嘴唇抖得像含了滚烫的蜡烛油似的，菊花……不孝，菊花，无用，给您磕头了。快起来，快起来，都是一家人嘛，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第二天清早，家里像煮沸的粥，热闹起来，王村长请来和尚超度

亡灵，办白喜事酒席，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菊花跪在母亲的遗像前痛哭流涕，耳边的嘈杂声却让她觉得人们是在吃着喜酒，他们肆无忌惮地笑着，行着酒令，将她的哭声压抑在杯光酒影里。

母亲上路时，王村长似乎哭得很悲伤、很凄切。村长一悲伤，全村的人都悲伤起来，一个个抹泪擦眼，此起彼伏的哭声，挨挨挤挤地晾出了一条悠长的绳索，把母亲带入到另一个陌生冰冷的世界。

母亲瘦小如柴的身子被装了进去，菊花伏在棺木上捶胸跺足。墓在沉下泥土的那一刻，她扑上去，死死抓住棺材上的绳索不放，众人拉开菊花来，把泥土覆上。菊花挣脱无数双强劲的大手，张开双掌，去挖墓上的泥土，十指都抠出鲜血来，一瞬间便血淋淋。

娘，一杯浅浅的黄土便掩盖了你瘦弱的身躯，你裹在里面，成了一个小小的山丘。菊花看了便是泪流，便是心酸，便是刀绞。

菊花哭道，娘，你在世上才活了 40 个年头，昨天恍若菊花还在你怀里撒娇，今天，就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了，抛下菊花孤零零一人。娘呀娘，我愿意将生命折下零头给自己，把我大部分的生命留给你，零头是活给顺子看的。

母亲沉下土去了，母亲一生的绳索也便挣断了。母亲的生命就自顾自地在喧哗中走过去了，走向青草萋萋的荒凉，再也没有痛苦。

菊花的心碎了，一半留给娘，一半已碎了，用胶水粘上，留给顺子。

菊花蓦然想起余光中的诗《乡愁》：后来啊 /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 我在外头 / 母亲在里头。

母亲走后的三个月，顺子来信了。顺子在信中写道，在南方已经

找到一份工作，等攒够了 1000 元，他就回来看菊花。顺子在信末画了一朵鲜艳欲滴的玫瑰花。菊花捧着信，玫瑰红似乎要从信笺里渗透出来，像热烈如火的爱情。哦，爱情，原来是血色的，像傍晚的夕阳。

菊花没有言语，她静静地捧着信纸——那里面装着点点滴滴的回忆，这种回忆是要装在水晶透明的玻璃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最初的清纯爱情和最后的烈焰爱情。

菊花的嘴角浮起一缕惨淡苍白的笑容，霎时间又消失了，她抬头看着墨灰如鸽的天，几点疏星，模糊陈旧的残月，像石印的图画，窗前的梧桐树透出电灯淡淡昏黄的圆光，像母亲忧郁成结的眼睛。

篱笆上的藤努力往上爬，满心只想着越过篱笆去，去寻找一个新的宽敞的世界。母亲走了，在家乡也没什么可牵挂的，牵扯菊花的便是村长的人情了。菊花提着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到了王村长家。王村长一见菊花，如沐春风，笑容满面地迎出来，搓揉着双手，说，菊花，是你呀，快坐，快坐，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我竭力办到。

菊花望着如同慈父般的王村长，枯黄的脸上堆砌出暖洋洋的笑意。村长，我母亲下葬时欠下您的钱、人情我一辈子都报答不了，现在我也很困难，我准备去南方打工，寄钱给您，以便还清母亲的葬礼上所有的费用，您看如何？

王村长的笑容突然像冰碴子一样，冻住了，他严肃起来，菊花，这是我当村长应该做的，你就别放在心上。我不会要你还一分钱的，我还想过一段时间把你家的老屋好好翻修一番，让它增添点新意和生机。没娘没爹的孩子应该得到村里最好的照顾。

菊花怔怔地坐在那里，天空是无底洞的深青色，忽明忽暗，朦胧

不清。她站起来，努了努嘴，怯生生地道，村长，这样不好吧，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母亲在九泉之下也会责怪我的，还是让我还您点什么吧。菊花有点语无伦次了，门前苍翠的大树从并不热烈的阳光里筛下斑驳的树影，密密麻麻盛满了纷繁的心事。

王村长将他的目光牢牢地吸附在菊花的脸上，浓眉下面透出炯炯有神的光芒，菊花左看右看，总觉得那是藏在面具底下的眼睛，深不可测。王村长热切地说，菊花，我也不想瞒你了，我现在孤身一人，就想找个贤淑的女人过日子，虽然我比你大很多，但我发誓会好好地疼你一辈子的。外面的世界很乱，还不如在我暖和的小屋里过日子，我会让你幸福的。从你16岁时起，我就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有一天，我会拥着心爱的女人入怀，共同筑起温馨的小窝。菊花，我等了你4年了。菊花，你要想报答我的话，就嫁给我吧，我会疼你爱你呵护你一辈子的。

天色突然暗哑了下来，影影绰绰的乌云里藏着黯淡无光的太阳，一半黑，一半白，像两名棋手在天空中下着围棋。王村长的脸像个戏剧化狰狞的脸谱。菊花一阵晕眩，摇摇晃晃，重新又坐了下来，竹椅在她身子下咯吱咯吱作响，仿佛不堪重负。残风卷起脚边的垃圾，瞬间便飘得无影无踪。

菊花压抑住心中的震惊，把手紧紧地扣在肚子上，幽雅贞静的脸上难堪地抽动着，一字一句地说，王村长，我已经男朋友了，我的男朋友叫顺子，我只会跟他结婚。王村长扬了扬手，不留神打翻了桌上的茶杯，茶水一滴一滴地从桌角流下来，滴答滴答，像寂寂夜空里的敲钟声，空旷荒凉。村长背过脸去，淡淡地笑道，菊花，我可是一

心一意对你，我比起你那穷酸的顺子，可要强多了，这个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一阵冷风吹来，呼啦呼啦地钻进村长极不相衬的西装里，扑哧扑哧地拍打着翅子，王村长整个人都在风中鼓胀起来了，似乎要飘上天去。苍白的脸庞扭曲变形浮肿，远远看去像一只蒸熟的白馒头。菊花坚定地站了起来，拔脚就往外走。

菊花刚站起来，王村长用铁钳般的大手死死地搂住了她。菊花睁着凄惶的眼睛，睫毛上挂满了水晶帘，忽闪忽闪的，身子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放开我，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菊花拼命挣扎着。我就不放开，我这样真心地待你，我哪一点比顺子差？我会让你在农村过上城里人般的生活，菊花，我的好菊花，答应我，看在我对你母亲好的分上。村长气喘吁吁。

不，不，这是两回事，欠下您的恩情我会报答您的，但请你不要这样。菊花无力地挣扎着。不，不，菊花，我要你做我最美丽最幸福的新娘，菊花，好菊花，就答应我吧。村长边说边抱着菊花往里屋走去。别，别，你别乱来，菊花天旋地转。村长突然暴怒起来，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绳索，把菊花绑得结结实实。你一天不答应我，我们就一天都不吃饭。

菊花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滴水不进。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绷得酸楚了，脸上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像冷却的尸身的颜色。她茫然地望着窗外的菜园，菜园在白天煌煌然的阳光下晒了一上午又一下午，像熟透快要烂掉的水果一般，往下坠落着，坠落着，发出浓郁的香味来，像女人用过的香水，散发着楚楚可怜的

韵致，让男人迷乱迷情。

第四天，王村长扑通一声跪在菊花的面前，菊花，我再问一次，你答不答应我？菊花摇摇头，像海上巅起的巨浪，气浪险些将村长掀翻在地。

村长一屁股瘫在地上，好，强扭的瓜不甜，我给你自由。村长给菊花松了绑。进了厨房端出热气腾腾的饭菜，哽咽道，菊花，吃吧，吃了这餐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菊花饿极了，狼吞虎咽着。泪珠一滴一滴地溅到蓝花瓷碗里，溅到她的生命里来，溅到翠绿的手镯上，瓦蓝瓦蓝的。村长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她，眼眸里尽是不舍，尽是凄楚，尽是怅惘。

吃完饭，村长目送着菊花踉踉跄跄地离去，凛冽的风中飘扬着他悠长凄婉的声音：菊花，我会在心里等你一辈子的，今生和来世。

人还有来世吗？菊花眼前一阵发黑，像骤雨似的，泪珠一串串地披了一脸，清汤挂面，她也懒得去揩拭，由它垂挂在腮上，慢慢地风干了，也风干了忧伤。

菊花病了，在家躺了一个月后，就照着顺子信封上的地址来到南方。离开村庄时，她回头看着这明晰、亲切的一切，每一秒，每一分，都啃噬到她心里去了，她感到了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楚。她挥了挥手，悄悄地走了，这是她第一次向村庄挥出一个美丽的、苍凉的但不凄凉的手势。

菊花坐在轰隆轰隆的火车上，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雨，千万粒雨珠闪着凄厉的白光，像满天眨巴眨巴的繁星，满天的繁星一直紧紧地追随在她的身后，水珠银亮的车窗上，火车急急地驰过了荒山、原野，